



民间印花布

张道一 徐艺乙编

江苏美术出版社



江苏民间美术丛书

张道一主编

民间印花布

张道一 徐艺乙编

江苏美术出版社

1986

江苏美术出版社出版
江苏省新华书店发行
南京连环画册印刷厂印刷

开本: 787×1092 1/24 印张: 10
环衬: 2页 印数: 2000册

1987年8月第1版 第1次印刷
书号: 8353·6·070 定价: 4.95元

本书资料提供者:

南京博物院
南通工艺品印染厂
南通二甲蓝印花布厂
张道一 徐艺乙
濮安国 颜廷芳
江 卓 卜 元
王永萍 宋石平
徐育林等



摄影:

顾建平 董惠宁
王振本等



责任编辑:毛逸伟

装帧设计:易 道

题 记

我国的机器印花布是在本世纪二十年代才出现的，虽然这之前已有大量的舶来品渗透到人们的生活之中，甚至像日本人还专门设计了“中国式”的图案花纹，印染类似民间传统的花包袱和衣领裤腿之类。“洋”布同“土布”竞争，从而取得优势，在经济和文化上表现得相当复杂。经过了半个多世纪，“洋”与“土”的对称已经消失，代之以“机织布”和“手织布”。但是，手织布的规模已是江河日下，逐渐被挤到了生活的角落，变成了涓涓细流。因而，我们这里所要介绍的民间印花布，其印花的方法也几尽淘汰，主要的被视为一种传统文化进行了研究。

回溯我们民族的历史，以农业为主的男耕女织的生活曾经延续了两千多年。在这漫长的岁月中，虽有商品经济的缓慢发展，但并非主流；自给自足的封闭式生活则是它的主要特点。妇女纺织，最初以葛、麻、丝为原料，待到植棉纺纱，为时已很晚。因此，“布”字的概念也随着时间的推移而转换着它的内

容。《说文》：“枲织曰布”。段注：“其草曰枲，析其皮曰枲（Pai音派，绩麻），屋下治之曰麻，缉而绩之曰线，织而成之曰布。古者无今之木棉布，但有麻布及葛布而已。”这里所指的枲（xi音洗），即大麻的雄株，只开花而不结实，其纤维可用于织布。

棉有木棉和草棉之分，但古文献中多所混称。木棉树为落叶大乔木，古代也称“吉贝”、“白叠”，是马来语、梵语的音译，分布于热带地区，在东南亚各国非常普遍，我国海南岛和云南南部也有栽培，棉绒可为纺织原料。草棉即今通称之棉花，为一年生草本，其绒毛纤维长，是纺纱的理想原料。我国人民种植棉花，局部地区的历史是很早的，在新疆已发现东汉时期的棉纺织品，并且以蜡作为防染剂，进行描绘或漏印花纹，用蓝靛染色。但是，植

棉、纺纱、织布，在长江流域和黄河流域得以发展，则是宋代以来的事。

《资治通鉴》卷一五九“身衣布衣，木绵帐皂”下，胡三省注：“木绵，江南多有之……，及熟时，其皮四裂，其中绽出如绵。土人以铁铤碾去其核，取如绵者，以竹为小弓，长尺四五寸许，牵弦以弹绵，令其匀细。卷为小箭，就车纺之……，织以为布。”这是宋代人的记录。《元史·世祖本纪》载：至元二十六年，置浙东、江西、湖广、福建木棉提举司，专门设官管理棉业生产。而棉织技术的改进，也无疑加速了棉纺织业的发展。特别是黄道婆的贡献，致使松江成为明清全国棉纺织业的中心，有“衣被天下”之称。

松江原为府治，元代改华亭府，后改松江县，均为江苏省辖，至1958年划归上海市。黄道婆为元代女纺织技术家，松江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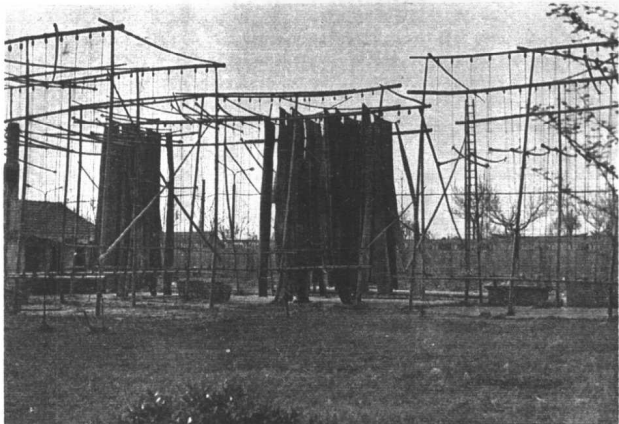
江苏铜山县洪楼
出土：汉代画像
石上的纺织图



乌泥泾镇（今上海县华泾镇）人。《南村辍耕录》载：“闽广多种木绵，纺绩为布，名曰吉贝。松江府东去五十里许，曰乌泥泾，其地土田硗瘠，民食不给，因谋树艺，以资生业，遂觅种于彼。初无踏车椎弓之制，率用手剖去子，线弦弧置案间，振掉成剂，厥功甚艰。国（元代）初时，有一姬名黄道婆者，自崖州来，乃教以做造杆弹纺织之具，至于错纱配色、综线挈花，各有其法。以故织成被褥带帨，其上折枝、团凤、棋局、字样，粲然若写。人既受教，竞相作为；转货他郡，家既就殷。”从此以后，棉织与丝织并列，成为我国纺织业的两大体系。江苏地处祖国的东南，不尽人文荟萃，百工争凑，丝织业号称发达，而且自元代以来，棉纺织也据全国之冠。因此，便为染织艺术的发展提供了先决条件。

二

在我国丝织业的历史沿变中，有一个很明显的动向，其生产中心是由西北逐渐向东南转移，至明清两代，江浙的丝绸锦缎已名冠天下。在江宁（南京）、苏州、杭州都设有官方的织造局，专门织造皇家所用和供赏赐的丝织品。在江苏的吴江、震泽一带，则是集中了大量的农民家庭副业织机，进行商品生产。甘熙《白下琐言》说：“织工推吾乡为最。入贡之品出自汉府，民间所产皆在聚宝门内东西偏，业此者不下数千百家，故江绸、贡缎之名甲天下。剪绒则在孝陵卫，其盛与绸、缎埒。”棉织品仍以松江为中心。康熙《松江府志》载：“俗务纺织，他技不多，而精线绫、三梭布、漆纱、方巾、剪绒毯，皆为天下第一。”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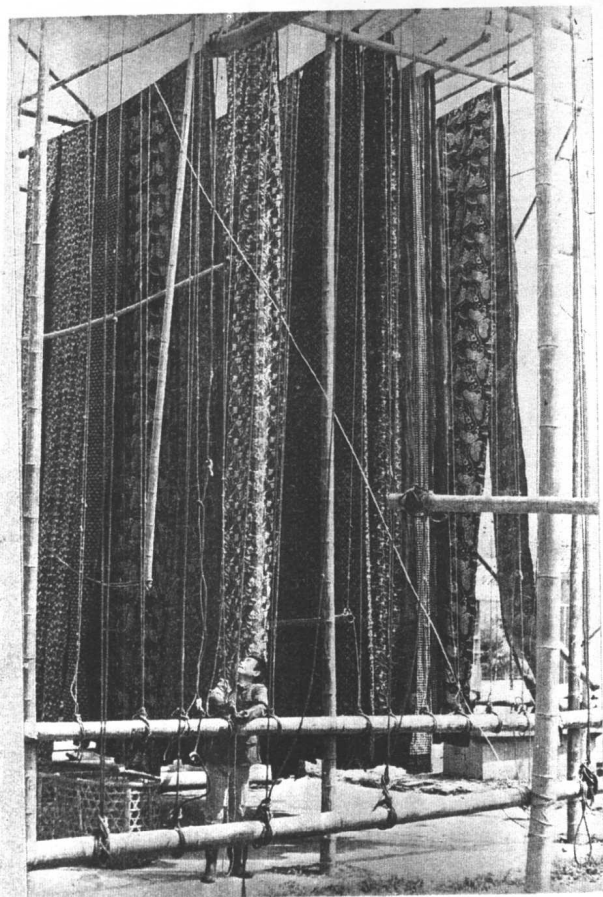
丝织和棉织，虽然同属纺织业，但在长期的封建社会中，体现于人们的衣被，却有尊卑贵贱之分。《天工开物》便明确地指出：“贵者垂衣裳，煌煌山龙，以治天下。贱者短褐皂裳，冬以御寒，夏以蔽体，以自别于禽兽。”因此，高贵的丝织品应该织出美丽多彩的花纹，而老百姓穿的衣服，“既曰布衣，太素足矣”，是不应该织上花纹的。这种思想，在我国古代延续的时间很长，故而形成了封建贵族的服装五颜六色，非常鲜艳，而劳动人民的服装色彩单调，多为皂（黑）、褐、蓝靛之色。

丝织物在服用上有一个矛盾，越是织得富丽堂皇便越厚重，不适合于夏令穿着，而轻薄的丝织物又很难有五彩的花纹。人们最早尝试着用染料直接描绘，这就是《考工记》中所说的“画缋”。以后加以

改进，成为半印半画，便是用木刻印子捺印花纹，然后填色。长沙马王堆便出土有西汉时期的这样的丝织物。所印“茱萸”纹连续成章，加彩后复丽和谐。类似的丝织品在甘肃也有出土。

用木板镂花，然后夹紧对折的织物而注染料印花的，叫做“夹缬”。据《事物纪原》引《二仪实录》说：“秦汉间有之，不知何人造，陈梁间贵贱通服之。”然今所见实物，多是唐代的遗留，所印花样已很复杂、细致。据说唐代宫廷中甚为流行，唐人的诗词中也常提到（如白居易诗：

“黄夹缬林寒有叶”），在当时是很名贵的。除夹缬外，还有蜡缬和绞缬，统称“染缬”。蜡缬即今所称的蜡染，绞缬或称扎染。这些印染工艺，都曾发展得相当繁盛，出现了工巧斗奇的局面。可能由于生产费工的缘故，宋代政府曾两次明令禁



止，所以后来流传不多。但蜡染方法，从唐代时便为西南少数民族所掌握，一直流传至今，刘禹锡在诗中称作“斑斓布”。

《岭外代答》称为“傜斑布”：“傜人以染蓝布为斑，其纹极细。其法以木板二片镂成细花，用以夹布，而熔蜡灌于镂中，而后乃释板取布投诸蓝中。布即受蓝，则

煮布以去其蜡，故能受成极细斑花，灿然可观。故夫染斑之法，莫傜人若也。”又说：“傜人……或斑布袍裤。妇人上衫下裙，斑斓勃蔚，惟其上衣斑纹极细，俗所尚也。”

三

棉布印花除了上面所提到的在新疆出土的汉代遗物中，内地发现者多是宋代以后的东西。当丝织品染缬得以发展的时候，势必影响到棉麻织品的印染，可是因为穿用者是庶民百姓，在装饰上又受到很大的限制和束缚。《天工开物》说：“霄汉之间，云霞异色；閭浮之内，花叶殊形。天垂象而圣人则之。以五彩彰施于五色，有虞氏岂无所用其心哉？飞禽众而凤则丹，走兽盈而麟则碧，夫林林青衣望阙而拜黄



朱也，其义亦犹是矣。”这里点明了封建统治者关于服饰的尊卑观念，一大片穿着青衣的老百姓，望着皇宫向穿着黄袍朱衣的帝王朝拜。这种作为，不尽是对物质文明的抑制，更重要的是以此压迫了广大人民的心灵。

然而，春光关不住，人民的审美是压制不住的。他们吸收了丝织染纴的经验，在单纯的蓝色中印染纹样，求得变化，求得丰富，从而创造了富有民族艺术特色的蓝印花布。

《图书集成》卷六八一“苏州”条引旧记称：“药斑布出嘉定及安亭镇，宋嘉定中归姓者创之。以布抹灰药而染青，候干，去灰药，则青白相间，有人物、花鸟、诗词各色，充衾幔之用。”这种印花布，明清之际又称“浇花布”，同书“松江”条称：“药斑布俗名浇花布，今所在皆有

之。”由此可见，由于江苏地区盛产棉花，农民多事纺织，蓝印花布也在这一带发展起来了。

明清时代，棉布的纺织和印染已普及于全国，成为与广大人民生活关系十分密切的行业。《天工开物》说：“凡棉布寸土皆有，而织造尚淞江，浆染尚芜湖。”

《扬州画舫录》所记染色甚详：“江南染房，盛于苏州；扬州染色，以小东门街戴家为最。如红有淮安红，本苏州赤草所染，淮安湖嘴布肆专鬻此种，故得名；桃红、银红、靠红、粉红、肉红，即韶州退红之属。紫有大紫、玫瑰紫、茄花紫，即古之油紫、北紫之属。白有漂白，月白。黄有嫩黄，如桑初生，杏黄，江黄即丹黄，亦曰缁，为古兵服；蛾黄，如蚕欲老。青有红青，为青赤色，一曰鸦青；金青，古皂隶色；元青，元在缁纴之间；合青则为黧



刮 浆

绝：虾青，青白色；沔阳青，以地名，如淮安红之类；佛头青即深青；太师青即宋染色小缸青，以其店之缸名也。绿有官绿、油绿、葡萄绿、蘋婆绿、葱根绿、鹦哥绿。蓝有潮蓝，以潮州得名；唯蓝以唯宁染得名；翠蓝，昔人谓翠非色，或云即雀头三蓝。《通志》云：‘蓝有三种：蓼蓝染绿，大蓝浅碧，槐蓝染青，谓之三蓝。’黄黑色则曰茶褐，古父老褐衣，今误作茶叶。深黄赤色曰密合，深紫绿色曰藉合；红多黑少曰红棕，黑多红少曰黑棕，二者皆紫类。紫绿色曰枯灰，浅者曰砾墨。外此如茄花、兰花、栗色、绒色，其类不一。元滋素液，赤草红花，合成饰昧，经纬艳异。凡此美名，皆吾乡物产也。”

明清民间的印染，在数量上以蓝印花布为多，但在品种上并不止限于此。民间既有五彩的染料，无疑也有相应的印染品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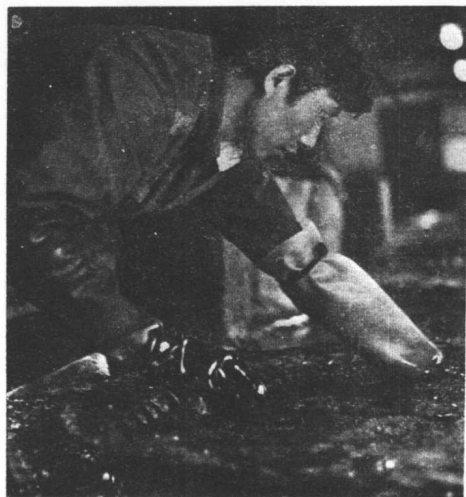
只是这些彩色的印染品多为包袱、门帘、桌围、帐沿之类。褚华《木棉谱》云：

“染工有蓝坊，染天青、淡青、月下白；红坊染大红、露桃红；漂坊染黄糙为白；杂色坊染黄、绿、黑、紫、古铜、水墨、血牙、驼绒、虾青、佛面等。其以灰粉渗胶矾涂作花样，随意染何色，而后刮去灰粉，则白章烂然，名刮印花。或以木板刻花卉、人物、禽兽，以布蒙板而研之，用五色刷其研处，华采如绘，名刷印花。”

四

综观民间的印花布，从工艺制作的角度可分为以下几种：

- (一) 漏版刮浆（蓝印花布）
- (二) 木版捺印（蓝印花布）
- (三) 漏版刷花（彩印花布）
- (四) 木版研花（彩印花布）



“漏版刮浆”的蓝印花布，即古代所称的药斑布、浇花布和刮印花。它是在蜡染的基础上发展的，属于防染印花的一种，在使用材料上比蜡染更普及，制作也简便，所以数百年来成为中国劳动人民一种主要的衣被装饰方法。漏版刮浆印染的材料和工艺，主要是油纸镂花版，在布上刮以豆粉合石灰的防染浆，然后浸入靛蓝缸内染色，染后刮去灰浆即成蓝地白花的花布。这是指单版而言。也可以印成白地蓝花，就需要在主纹版外加一块副版，以割断若干不必要线条的连接。花纹的效果取决于油纸版的刻镂。油纸版由桑皮纸用柿漆裱成，一般裱成六层厚度；刻版方法，同阴刻剪纸相同，只是连线要牢，强调匀称，防止翘角，不能过于纤细，以免刮浆时损坏纸版或浆面不匀。纸版刻好后还要上一道桐油，以增强牢度，不易透水。蓝印花

布的图案可分两类，一类是专门制作匹料的，是比较严格的四方连续，纸版的花纹四边可接；另一类是适应具体用途的专项设计，如包袱、头巾、门帘、被面、围兜等，幅面较大的则用拼版刮印的办法。

“木版捺印”的蓝印花布，是用木刻凸版直接着色在布上印出花纹。木版多为连续纹的一个单位，由艺人顺序捺印在绷好的布料上。这种方法，曾流行于欧洲，我国主要为新疆维吾尔族所使用，并形成传统，在汉族地区不多。近年来在江苏南通民间有所发现，已是五十年前的旧物，据调查，为当地所生产。

“漏版刷花”的彩印花布，不是刮浆



防染，而是在镂空的花版上用直接性染料刷花。版为套版，用油纸刻镂，近代也有用薄铁皮（马口铁）凿刻的。所刷色彩，有大红、品红、玫红、品绿、江黄和紫色等。印染的成品有大包袱（包棉被）、小包袱（包衣物）和门帘、桌围、帐沿和儿童围兜等。

“木刻研花”的彩印花布，是用木版雕花，然后将布料蒙在版上，打湿打紧，有些像我国传统的碑版摹拓，只是不用墨拓印，而是分部位用染料刷色。这种研花彩印布，一般比漏版彩印布细致，但色调同样鲜艳明亮，对比性很强。

除以上四种外，民间花布中还有西南少数民族用描蜡法防染的蜡染，和各地用扎结法防染的扎染。因为不属于“印花”的范围，也就不在此叙述了。

值得注意的是，这些印染工艺的方法，有的遍及全国，有的为一方之工巧，然而

在江苏地区，却都集中的表现出来。它说明这样一个事实：棉布印花是以布料的生产和染料的取得为基础的，而明清以来，苏州、扬州、南通等这些城市，手工业和商业又比较发达，为印染工艺（包括刻版）提供了技术条件，因此，能够配套成龙，各个环节形成良性循环。所以说，江苏在明清和近代民间印染艺术上的历史地位，成为全国的一个中心，并不是偶然的。

五

在江苏地区目前所能见到的最早的印



染品，是北宋时期的遗物。苏州虎丘塔出土的北宋印花包袱，在碧色的地子上显出淡黄色的双鹦鹉团花。在武进村前的南宋墓中，出土了印金罗和印花绢。印金罗有牡丹花边和小花连续纹两种；印花绢花型细小，在淡黄地上印蓝色连续纹。其中牡丹花边较复杂，系用镂空纸版漏印，其色浆可能带有胶质，在未干时贴上金箔，似作为绶带之用。明代的印花织物，在无锡

出土了两种。一种是满印四方连续的缠枝莲，花纹的构成与风格同当时的织锦颇为相似，只是花纹的各部分多间断，表现出刻版漏印的特征。另一种是在布幅的两端印云鸟花边。两种印染品都是丝织，地色或黄或褐，印花为金色，看来并非防染显花，而是直接叠印。现代所见蓝印花布的样式，真正的大普及是在清代近三百年间，至今还能看到不少晚清的作品。

明清以来，苏州是个手工业和商业发达的城市，附近松江一带生产的棉布也多运到这里染色、印花、研光。当时棉织品的染色、印花和刻版是分行进行的。大的染坊可兼作印花，至清末尚有印花的作坊十八家（其它各类染坊不计），每家印有台十余台到二十余台不等，每天每台可印布七到八匹，产量是相当可观的。到抗日战争前夕，全城只有设在胥门的正源、怡

鸚鵡团花

苏州出土宋代包袱图案



源，皮市街的端源，朱家庄的恒义昌，桃花坞的仁和，齐门的茂元昌等七八家了，其中最大的为恒义昌，其印台也不过十一二台，而且只此一家延续到五十年代，1958年后便合并到别的印染厂，专染丝绸了。

除了专业的印染作坊之外，还有一种只印花而不染色的“秃印作”，由艺人挑担串乡，流动为人家印花，然后再将印好的浆布送往染坊去染，或是自己染色。解放前夕，苏州还有两家这样的“秃印作”，一是齐门的陈雷富，一是在山塘的陈阿发。这种以加工的方式为人作小件印花的，很受农民欢迎，特别是在生产自织布的地区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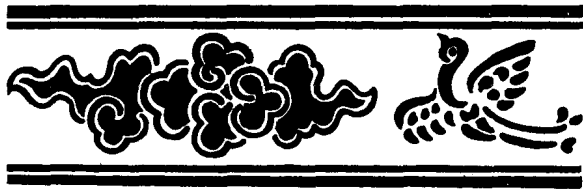
专门从事刻制纸版的，苏州北塔附近原来有一家“李灿记”，至1963年，刻花艺人李福生已五十三岁，为世传第三代了。几十年前，生意较好时，他们全家都从事

刻花，不仅为苏州城乡和附近各地的印染作坊提供花版，甚至连安徽、福建、山东和东北等地区染坊也来定制。以往蓝印花布虽然普及于全国，但其花样常见有雷同者，可能出于这个原因。

有一年我们到山东嘉祥作古代画象石的考察，住在武氏祠所在的一个小村中。村头上有人吹起哨子，妇女们拿着一块块的布料，三三两两的围拢上去。这是附近的一个手工染坊，定时来收件加工的。花样很多，可以挑选，来料印染一尺只要一角八分钱。我曾问过一位青年妇女，现在供销社里有“洋”花布，为什么还用土布印蓝白花的？她的回答很是耐人寻味：

“土布结实，蓝花经沾，孩子们穿上耐磨耐脏。再说自家种的棉花自家织的布，穿起来心里实多。”

每当思考蓝印花布的特点和它的艺术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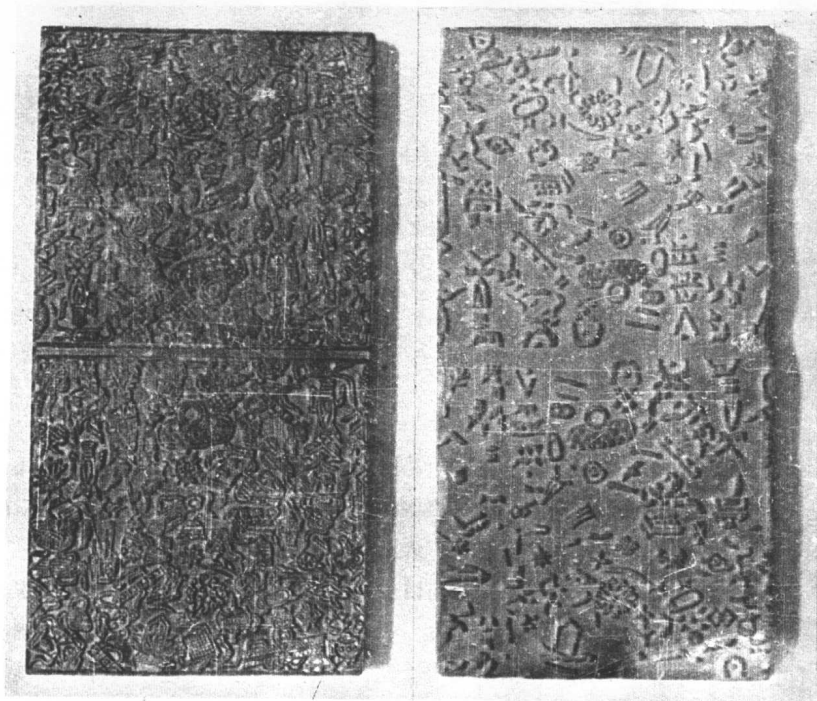
云鸟花边（无锡出土明代印染图案）

成就时，我就想起了那位农村妇女的话。只有质朴的思想才会有质朴的艺术。虽然它是过去手工业时代的产物，现在已经不多，然而它所积淀起来的艺术，却不会因为生活的变化而失去光辉。如果说，蓝印花布所表现的题材和内容，也同民间花纸、窗花那样，多是讨吉利，江南叫做“画口采”；那么，在艺术的处理手法上，却因为单色印染的制约，“逼”出了自己的路。

蓝色在色谱中是感到沉静的，最可亲近。用蓝色在白布上印出蓝地白花或是白地蓝花，显得朴素幽雅，在花纹的处理上，它不能出现长线条和大块面，而是用断线和圆点来塑造形象，组成构图。因此，艺人在作这种特殊处理时讲究用“节”，将线断得恰到好处，看起来很自然，好像是有意变化似的。油纸版的刮浆和防染不易使画面出现深浅挥晕，但是，通过线的断

续和线的疏密，却能产生种种层次。国画家用墨作画，讲究“墨分五彩”，是利用了墨色的浓淡深浅，挥洒自如，使画面产生丰富的效果；同样，蓝印花布运用线形的大小疏密，也会出现多采之感，在单一的蓝色中包含着更多的色调。

有一个历史现象值得注意，当用油纸刻版，在纺织品上刮浆防染进行装饰时，宋代吉州窑的匠师们已用剪纸在瓷器上隔釉进行装饰。而瓷器青花出现，不管与蓝印花布有没有直接的关系，最低在艺术上有异曲同工之妙。所不同者，青花瓷器曾引起文人士大夫的赏玩，并进入宫廷，但蓝印花布一直是充当民间衣被，伴随着农妇村姑的装束。如果说，五彩瓷器的发明，并没有使青花瓷器减色，那么，彩色花布的出现，能完全取代蓝印花布吗？



六

这本《民间印花布》，虽说包括了蓝印的和彩印的，纸版漏印的和木版捺印的，但绝大多数还是纸版漏印的蓝印花布，而且收集地区只限于江苏 苏州、无锡、南通、邳县等十几个市县。资料来源，有的采自当年的作坊，有的系农民的衣被，也有的是近年来由工厂复制的传统花样。其中无锡的作品，是我在1952年底和1953年初收集的。记得是在无锡南门外的一家染坊，

纸版很多，我亲手用染料将那些花样刷在纸上。三十多年过去了，颜色已退，纸也发黄，所以重新翻拍的效果不佳，好在是留作资料，还能看出其面目。苏州的作品，主要是濮安国同志深入民间所蒐集，大都制成生活中的用品，有的已用旧，有的是人家特意保存的，其中不乏晚清之物。南通的作品最多，既有工厂中的花版，也有从民间所收集者，主要系南通的几位同志所提供。邳县的颜廷芳同志在收集这批印花布的纸版时，曾打听到另一位已停工多